



西遊散記 梵影

六、向聖地進發

我們的代表團，名義上，是堂而皇之出席世界佛教會，實際上，每個團員的目標，都是藉此機會，到印度去朝禮佛教聖地，所以在沒有啓程之前，就計劃好了朝聖的時間，然後才再飛尼泊爾去。

外客到印度，朝禮聖地的起腳站，只有加爾各答；當然我們也不例外，但在未出發之前，應預先有個計劃，坐汽車或乘火車，先朝何地？次到何地？都得盤算妥當。

佛教所有聖地遍於全印，最出名的有八個：1.菩提場、2.靈鷲山、3.那爛陀、4.鹿野苑、5.涅槃場、6.舍衛國、7.三家石、8.蘭毘尼；此外還有山奇、阿姜打等佛教名勝。要一朝禮這些地方，最好的交通工具莫過於火車，既便利，又省錢，同時能省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，減輕跋涉辛苦。

我們的團體十五個人之中，竟沒有一個會說洋話的，一路上吃了不少苦頭，這回在加城與P城代表團相遇，因他們團體中有好幾位通英語的，也是去朝聖地，當時我們很想和他們合併，同包幾個火車廂，做一塊兒去，這樣沿途不用咱們開口，多少沾點通洋話先生的光；萬沒有料到這個建議，是火爐子靠水缸，我熱他不熱，碰上了一个大釘子。P城那位峇峇團長先生，不

但拒絕了我們的要求，反口出怨言，指我們在仰光所受歡迎，妨礙了他的生意經。

我真不明白，做一個佛教徒，受邀去參加世佛會是應盡的責任，難道一定要去做生意嗎？再說我們所受的歡迎，是仰光僑胞的熱情，不是我們的主動；星加坡和馬來亞，相隔一衣帶水，政治上具有唇齒相關，何況大家都是海外華僑佛徒，在此異國遠方，應加強團結才對，若任性使用意氣，祇有招致中國佛教徒丟架子，這真是何苦來呢？

還好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經端幾天奔走，得余清波、何福麗、李鏡生幾位先生協助，包好了三座頭等火車廂，票價減半，這是印度政府優待朝聖佛徒的規定，當旅客在當地領事館領取護照時，就發給每個人一張半價火車單。

小姐不堪所任，中途却不是好要的，故堅請李鏡生君同行，李君生意關係難於分身，經不起我們三請四求，他終於找了一個替身照顧生意，自己才抽身來做翻譯官。

自出馬，照顧行李由一位廣清大師發心，他二位來印多年，又能通曉印語，聖地朝過好幾次，這些事情正是他們的拿手好戲。

印度的治安很不好，扒手偷竊最多，菩提協會往來人最複雜，臨出發前，我們凡不隨身攜帶的行李，由我同胡太太負責，寄存在余清波居士府上。

無限好的夕陽，被黃昏迫走，枝頭百鳥回巢，街上華燈初放，我們十幾個旅人，陪伴着一大堆行李，坐上一架大型羅厘車，風馳電掣向火車頭進發。臨時又增加了二個外國遊侶，一位是由菩提會派來照顧我們的黃衣比丘；一位也是去朝聖地的錫蘭籍蘇曼瑪丹尼小姑娘。

暫別了加城送行的朋友，登上了長龍似的火車廂，我們每個人的心，是那樣興奮，是那樣歡喜，因為，偉麗莊嚴的聖跡，明天就要在我們的眼前出現。

贈書 茲有廖振祥居士寄來李圓淨居士著之「到光明之路」影印本二百本，囑分贈本刊讀者，有志索閱者，附回郵二角，即贈一本。贈完為止。又上期贈送金剛經啓事刊出後，第一日即有二十餘封索閱函件，被索一空，後來者多贈他書替代，以後希勿再來函，以免向隅。本刊讀者服務部啓

在外？是故應知，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，無有是處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，如佛所言，不見內故，不在身內；身心相離，不相離故，不在身外。……我今思惟，知在一處？」

佛言：「然在何處？」

阿難言：「此了知心，既不知內而能見外，如我思忖，潛伏根內；猶如有人，取瑠璃碗，罩其兩眼；如是雖在眼外，而不留礙，彼根隨見，隨即分別；……然我覺了能知之見，不見內者，為在根故；分明心猶如琉璃，當見山河，何不見眼？……若不見眼，云何說言，此了知心在根內？……是故應知，此無是處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，世尊亦言，心不在內，亦不在外。……如我思惟，內無所見，外不相知。內無所見，在內不成；身心相知，在外非義；今既相知，復內無見，當在中間。」

佛言：「汝言中間，中必不迷，非無所在。今汝推中，中何為在？為復在處，為當在身？……二，為不兼二。」

佛言：「若兼二者，物體雜亂，物非體知，成敵兩立，云何為中？」

佛言：「兼二不成，是非不知，即無體性，中何為相？是故應知，當在中間，無有是處。」

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昔見佛與目犍連，須菩提，富樓那，舍利弗，四大弟子，共轉法輪；常言覺知分別心性，既不在內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，俱無所在；一切無著，名之為心。則我無著，名為心不？」